



|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● 番兵進邊關 | 賀元帥潼關徵兵  | 十四  |
| ● 立志去從軍 | 孝女兒改扮男裝  | 二六  |
| ● 西市買駿馬 | 花木蘭替父出征  | 四一  |
| ● 揮淚別家鄉 | 潼關道巧遇軍棍  | 五一  |
| ● 軍棍開玩笑 | 秦夥伴趕路加鞭  | 六三  |
| ● 旅途慶平安 | 眾好漢潼關報到  | 七四  |
| ● 元帥府比武 | 女英雄壓倒群雄  | 八三  |
| ● 司倉營報到 | 木蘭軍中得知己  | 九四  |
| ● 亂箭退番兵 | 立功升官副郎將  | 一〇四 |
| ● 看營中射箭 | 花明好勝惹麻煩  | 一一四 |
| ● 放棄保安城 | 番王計誘賀元帥  | 一二六 |
| ● 賀元帥遇險 | 子午谷木蘭立功  | 一三七 |
| ● 半夜見烏鴉 | 花先鋒急報軍情  | 一四九 |
| ● 黑夜敗番將 | 木蘭攻陷朔方城  | 一六〇 |
| ● 木蘭中冷箭 | 朔方城擊鼓助戰  | 一七〇 |
| ● 五狼鎮休養 | 關外病榻逢故友  | 一八一 |
| ● 奉命當文官 | 花木蘭坐鎮後方  | 一九一 |
| ● 前方斷給養 | 徵軍糧押運燕山  | 二〇三 |
| ● 黑山奪軍糧 | 木蘭用計擒番王  | 二二二 |
| ● 論功同受賞 | 眾弟兄遠訪尚義村 | 二三六 |

古典小說全集 第三卷 白話改寫版

# 花木蘭

原著者：陳秋帆 譯者：陳啟鵬 內容編纂：陳士侯



## 奇女子花木蘭

陳啟鵬（歷史作家／媒體採訪歷史名師）

在古往今來的女子中，最具爭議的，莫過於花木蘭了，因為她代父從軍的故事眾所皆知，出身卻充滿謎團。有人說她是南北朝時代的人，也有人說她是隋末唐初的人，有關於她的說法有很多種，出生地也眾所紛紜，連是否真有其人也有人質疑；但這個謎樣女子卻建立了巾幗英雄的典範，在歷史長河中受人稱頌不已，甚至還翻拍成迪士尼動畫。對後人而言，她的傳奇性遠遠超過她的出身，我們要了解這位奇女子的故事，就得先從《木蘭詩》說起。

最早記載花木蘭的文獻，來自南北朝時的敘事詩《木蘭詩》。北魏時期，北方游牧民族不斷南下侵擾，爲了抵禦外敵，北魏皇帝規定每戶派出一名男丁上戰場。木蘭家中原本應由父親出征，但他年事已高，又體弱多病，不適疆場，木蘭於是決定代父從軍，就此展開長達十二年的軍旅生活。

北魏原是鮮卑族，入主中原之後建國，所以人民大多深染胡風（注：「胡」是古代漢人對外族的稱呼之一）。受到胡人部落風氣的影響，男女平權意識較漢族來得濃厚，這正解釋了爲什麼被認定是弱不禁風的女子，也有能力上戰場衝鋒陷陣。只不過，有人從《木蘭詩》中找到隋唐時代才出現的裝備，推斷木蘭並非北魏人。我們知道隋末唐初同樣也有對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史實，而隋唐風氣兼容並蓄，甚至皇室也具有突厥血統，在背景相似的情形下，《木蘭詩》也許配合時代作了相呼應的傳抄改寫，因此，儘管還有考證的空間，但時代背景最早應是南北朝無誤。

「深染胡風」讓女子有充足的理由能夠胡服騎射，否則倘若木蘭買了一堆裝備卻不會使用，就算她成功掩飾身分投身軍旅，也會命喪戰場。顯然木蘭的騎射功夫很不錯，因爲在詩中，木蘭不僅可以穿越萬里，奔赴戰場，還能奮勇殺敵，立下不朽戰功。另一方面，木蘭的父親也對女兒深具信心，因爲女兒代父出征，固然是爲父的年老力衰，其實也含有「尊重女兒決定」、「相信女兒能力」的因素，否則出於對女兒的保護，再怎麼拖著老命，也不可能讓她輕率的出征。

而木蘭是怎麼看待自己「代父出征」這件事呢？毋庸置疑，她對自己信心滿滿。木蘭上有一姐，下有一弟，弟弟固然年幼，但年齡稍長的姐姐也並沒有因此擔起這項責任，由此可見姐姐表現不如木蘭出色。從小不曾間斷的武藝習練是木蘭建立自信的基礎，長大後的她，被迫練習女紅，在家學紡織，空有一身武藝又無用武之地，很可能激出她的好勝心，不認為女子的歸屬就是結婚生子，操持家務。她甚至沒有青梅竹馬的對象，因為詩中說她「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」，代表她了無牽掛，才能毅然決然奔赴戰場。從隋唐女性可自由穿著男服、私定終身來看，女性對自己的自主權是很大的，木蘭的作風也正代表了女性對封建禮教的反抗。

一名女子混進軍旅中，男女舉止有別，不會被發現嗎？有人因此臆測她面貌醜陋、身材壯碩，甚至嗓音低沉、皮膚黝黑。就常理推斷，她的身分沒被識破，理由只有兩個：一是有人從旁代為掩飾，二是她自認可以完美掩飾。以前者來說，「可汗大點兵」鄉里不可能只有她一人出征，或許同時從軍的左鄰右舍同情木蘭家中情況，特別代為掩護照料，因此在迪士尼動畫中，才會安排木須龍和男主角李翔跟在身邊。不過，這個現代人營造出來的戲劇效

果，在《木蘭詩》中完全被否認，因為木蘭凱旋回鄉時，夥伴們看到換上女裝的她，居然驚惶的說：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蘭是女郎。換言之，跟她同期入伍的人當中，並沒身負掩護重任的夥伴。也從他們的驚訝表現中透露換上女裝的木蘭相當具有女人味，不是臆測中的醜陋壯碩。

木蘭是怎麼躲過層層關卡不讓身分曝光呢？首先，她必然從父親那邊聽過許多打仗的故事，對軍旅生活有一定的認識，甚至很可能曾經好奇的問過父親小解、盥洗等瑣碎的細節，才有把握臨場時不穿幫。有學者考證當時游牧民族上廁所，為了方便，多半是用寬大的衣袍遮掩就地蹲踞，而軍旅生活艱苦緊湊，誰也沒多餘的心力去注意生活小細節；另外也有學者考證，木蘭所用的那些軍旅裝備都屬昂貴，代表她不是一般小兵，而是有自己獨立帳幕的中階軍官，這也讓她有足夠私密的空間掩飾身分；此外，北方酷寒的生活，讓男女在不化妝的情形下，面貌差異不大，所以固然有美到需要戴面具嚇唬敵人的蘭陵王，但也有能醜化自己到讓人無法察覺的木蘭。在詩中，木蘭以雄兔雌兔的差別，承認男女確實外表有差異，但末兩句「兩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」則充分表示她成功的掩飾了自己女子的身分。或許

正因為這項近乎不可能的「代父從軍」任務太令人稱奇，所以還是被當作故事沿傳下來。

設身處地想像一下木蘭會遭遇到的種種艱苦，就會發現，能夠從軍十二載，需要有多大的意志力，這也是歷朝歷代不斷稱頌傳唱的原因。而她破除男女身分的桎梏，憑著意志作出選擇，又用功績證明女子也能在戰場上與男兒一較長短，這一切都是女性意識的昂揚，男女平權的提升，以及高尚情操的真實呈現。儘管許多戲劇著眼於「代父從軍」的離奇，但木蘭的作為確實是樹立起巾幗英雄的最佳典範。

這麼一位奇女子，不能不了解；這麼曲折的故事，不能不熟悉。且讓我們以期待的心情，跟隨作者筆調，慢慢走進木蘭那充滿驚奇的經歷中。





### ◎花木蘭

出身陝西延安府尚義村。十五歲時因漠北番兵入寇，朝廷下令徵兵，當時身患重病的父親也在徵兵名冊上。木蘭從小愛讀兵書，也由父親教會一身好武藝。她不忍看父親抱病出征，自願女扮男裝替父從軍。在漠北苦戰了十二年，最後親手生擒突厥王，創下了豐功偉績，在歷史上留下不朽的英勇故事。



### ◎花弧

陝西延安府尚義村人，花木蘭的父親，曾任秦王府裡的提調總督（注：軍隊中負責提舉調度的總管）。突厥入侵中國，他被徵召入伍作戰時，正害著氣喘重病，不能應徵。幼子才三歲不能代替他，十五歲的二女兒木蘭冒充男孩代他入伍，才算突破難關。



### ◎花明

花弧的堂姪，木蘭的堂兄，平時種田維生，也跟花弧練就一身好武藝。以志願軍的身分跟隨木蘭到遼關投軍。先在司倉營守護軍糧，後被調到騎官軍裡當軍官。力大過人且勇於作戰，在戰場上立下不少功勞。



### ◎賀廷玉

山西太原人。熟讀兵書，精通武藝，指揮若定的將軍。遠征西涼時曾立下汗馬功勞，突厥兵入侵中原時，又受封為大元帥，在遼關徵集了十萬大兵，帶至漠北作戰。苦戰十二年終於凱旋長安，完成使命。



### ◎趙通

秦王的大將，討伐突厥的戰事中先任徵兵官，再擔任賀元帥大營的行軍總管。年紀雖大，卻不避艱險，曾在大戰中受傷。傷癒後改任五狼獾總管，專門負責供應前方軍糧，維持後方治安，功勞顯著。



### ◎朱全

延安府尚義村人，專管兵役的延安府果毅都尉。在延安府徵集齊兵馬後，領軍至潼關報到。手下個個精通武藝，被編進華州道騎官軍擔任騎官軍副將，又兼任先鋒使，最後被擢升為賀元帥大營行軍總管。



### ◎李駿

原籍山西，父親在京為官，他也自幼在長安長大。身材高大，體格結實。入營後在司倉營管理牲口，與木蘭結成好友。他勇於作戰，屢建奇功，被擢升為大營行軍總管。戰事結束，到尚義村去看木蘭，才發現木蘭原是女兒身。



### ◎王奎

延安府人，是名老軍棍。以志願兵的身分帶了吳新成、陳維漢、李勝等人一起投軍潼關。從軍動機是想到戰場賺國難財，並希望打勝仗後能討虜突厥老婆。因對戰事沒有信念，便做出出賣國家的勾當，最後不光榮的在戰爭中結束性命。



## 番兵進邊關 賀元帥潼關徵兵



「爹，快出來迎接，邊關的舅舅、舅母來了。」

木蘭正在掃庭院，看見舅父楊安挑著箱籠包裹，帶著一家大小，進到院裡，便丟下手裡的掃把，跑去迎接，並一邊回頭喊了起來。

木蘭的爹爹花弧近來氣喘病不時發作，正靠在炕上養神，聽到木蘭嚷，也就勉強起身，往院子裡走去。他納悶舅家遠在邊關，來一趟並不容易，怎麼會不聲不響趕來了。正要跨出大門，他的夫人楊氏手裡抱著小兒子木棣，連同大女兒木蕙也都跟著出來。

花弧看到內弟楊安肩上挑著那擔東西，再看看這一家人全都衣冠不整，滿臉疲憊，就知道他們是逃難而來。



「兄弟，這是怎麼了？全家弄成這副模樣？」花大娘也搶著問。

不得了了，突厥兵殺進邊關。我們算逃得快，差一點連命都沒了哪！」楊安一面喘著氣，一面放下肩上的東西。

「看你們的慌張模樣，就知道出事了，快到裡面休息吧！」

花弧夫妻接下楊安肩上的包裹，叫木蔥、木蘭兩姐妹把箱籠搬進去，楊安夫妻才帶著孩子們跟進屋裡。

「木蘭，趕緊打盆熱水來，請舅舅、舅母他們先洗洗臉。木蔥，快到廚房準備飯菜。怕大家都餓了。」

花大娘交代完畢，陪著她的弟弟和弟媳坐下來。

「番兵怎麼沒預警就打進邊關來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花弧是戰場老將，很想知道這場戰爭的起因。

「詳細情形不大清楚。一路聽人家說，漠北的東突厥吐利可汗看我們家家富足，猶如黃金世界，就派手下呼魯、哈圖、麼忠、莫良四名大將偷襲邊關。我們守關的兵少，一個黑夜裡被他們擊破，來不及逃避的老百姓都被番兵給殺了。」

楊安在番兵攻進的當天就連夜逃出，邊關的詳細情形他知道得不多，只能告訴花弧在路上聽來的傳聞。

「聽說皇上已經下了聖旨，要太子秦王派人驅逐番兵。太子保舉賀廷玉將軍當征番大元帥，正徵集兵馬前進邊關。」

「這樣看來，我是太子秦王的老部下，恐怕少不得也要應戰。你們好好休息，我進城打探一下。」花弧不安的說著。

「爹爹不是氣喘發作了嗎？怎能出去見風呢？」木蘭知道他爹爹這幾天病得沉重，急忙勸阻。

「我是軍人，而且是延安府的折衝都尉（注：唐府兵制軍府稱折衝府，長官為折衝都尉，每年冬季率兵操練，按規定輪番宿衛京師），果真要徵兵，責任就落在我身上。雖然果毅都尉（注：唐折衝督尉的副職）朱全可幫忙，不過主要還得靠我自己。發生這樣重大的事，我怎能安心在家養病？我要到前村找朱全到城裡探聽消息。」

花弧起身叮囑了木蘭幾句，叫大夥兒好好伺候舅父一家，就拖著沉重的腳步，勉強打起精神走了出去。

大約一個時辰後，有人敲響花弧家的門。

楊安出來應門，客氣問道：「請問是哪位？」

「花都尉在家嗎？」來客說：「我是賀元帥派來的徵兵官趙通，有要緊的公事要和花都尉當面商談。」

趙通說明來意，又問：「請教貴姓？」

「敝姓楊，單名安，花都尉是我的姐夫。我剛從邊關逃難到這裡。我姐夫聽說突厥兵攻來，賀元帥正在召兵討伐，就到前村找果毅都尉朱全商量這件事。」楊安詳細的回答。

「那麼，花都尉晚一點應該會回來？」趙通猜測道。

「這就不知了，也許會和朱全都尉一起進城去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還是到前村去看看再說。告辭！」

趙通起身時，花弧的姪子花明正好從城裡替花弧抓藥回來。花大娘雖然沒有出來接見客人，但趙通的話她都聽清楚了，一見花明，就趕緊要他替客人帶路到前村找朱全。

花明在趙通面前做了自我介紹後，立刻跑到馬棚，牽出花弧的老戰馬與趙通辭別了楊安，一起到前村去。

「花都尉家裡的狀況還可以吧？」

趙通和花弧曾在秦王身邊共事，是老朋友了，常彼此關心。

「大伯還不錯，就是忙了些。他擔任折衝都尉，即使是太平時候訓練壯丁，工作也夠繁重的。」花明回答。

「你知道北邊番兵來犯，皇上派賀廷玉將軍徵調關內十二道府兵，會齊潼關，前往陣前殺敵。我就是為這件事來找你大伯商量的。」

花明嘆了一口氣說：「這是報效國家的時候，可惜我的年紀不夠。」

趙通看這小伙子很有志氣，便問：「你今年幾歲？可也會一些武藝？」

「本領倒學了一點。大伯常教小堂妹練習刀槍劍棒和兵法，我因喜歡這套玩藝，也跟著學，所以十八般武藝都知道一些。雖然打不過小堂妹，真要上戰場，砍下幾個番兵的腦袋來應不成問題。」

花明最喜愛舞槍弄棒，趙通才問一聲，他就絮絮叨叨說一大堆。

趙通心想：中原的年輕人要是都像這小伙子這般英勇，看他番兵還能猖狂到幾時。不過他對花弧教女兒學習武藝，認為未免浪費時間與精力。女子又不能上戰場，教她使槍棒不如

教她多織幾疋布、多學點女紅來得好。這些話他當然不便在花明面前說。

想到花明還沒報出年紀，便又問：「你說你還不能當兵，敢問是幾歲？」

「十九歲，只差兵役齡一歲。」花明懊惱的說。

趙通安慰花明：「不能當兵也不必難過，留在家裡努力種田，替前方將士多生產軍糧，一樣也是報國。」

「爲什麼差一歲就不能當兵？那些足齡的人，武藝不一定能比我好哇！」花明不禁發起牢騷來。

「武藝當然各有出入，不過年齡太小總令人不放心，當然年齡太大了也不宜當兵。」趙通分析道理給花明聽。

「那麼，像我大伯年紀大，還害氣喘，也可以不去嗎？」花明關心的問著。

「他的情形不同。花老將軍是秦王舊將，名字又還沒從軍籍上除掉，怎能不去？」趙通頓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我這回就是送軍書通知他老人家入營的。」

「可不可以讓我代替他老人家去？」花明露出興奮的眼神。

「不行！代替兵只限親生子。你如果想爲國家出力，可以到潼關投軍。」趙通替花明指

出一條路。

「爲什麼在這裡不行，到潼關就可以呢？」花明疑惑的問。

「這裡是徵調府兵，有一定的條件限制，不到二十歲不行。到潼關投軍，是去當志願軍，叫做『投效軍人』，那就只論本領，不講年齡了。倘若你願意去，到潼關之後，就到元帥府來找我。」

聽了趙通的話，花明又浮現一絲希望。

他們一路聊著，走進了村口。花明常到朱全家作客，熟門熟路便進了朱家。可惜他們白跑一趟，因爲朱全和花弧已進城去找本府總管了。趙通也只好先回城裡。

花明回到尚義村時，天早黑了。他的母親布好飯菜，等著他回來吃。

「聽說北邊打起來了，你大伯家今天來了個軍人，說不定又要他老人家去帶兵打仗。」

花母一邊替他盛飯，一邊皺著眉頭說。

「今天到大伯家的軍人也是秦王的部將，跟大伯一起打過不少仗。他就是來通知大伯，要他徵調本府壯丁，送到潼關會師，再往前方作戰的。」

花明在母親面前重述一遍趙通的話。

「你大伯歲數大，近來又多病，真要去打仗，也該有人陪著才行啊！」花母也替大伯擔心起來。

「娘！」花明頓了一下說：「我想去當兵，也好一路照料他老人家。」

「真是傻孩子，你才十九歲，誰會要這樣一個娃娃兵。」花母笑了起來。

「娘，您真把我看成娃娃了！那個趙老伯剛剛才告訴我，真要當兵，可以到潼關當投效軍人哪。」

花母聽花明這麼說，不知該不該答應，便叫他去找大伯商量。花明吃過飯，揩了嘴，跑到花弧家來。

客廳裡，花大娘正和楊安商量她丈夫要出征的問題，不斷嘆著氣說：「唉！木棣年僅三歲。木蘭雖然練就一身好武藝，卻是個女孩兒家，年齡也不過十五。木蕙十八歲，可是她也只會做飯、織布。花弧帶著一身病，單叫他跑步、騎馬就夠他受的了，怎麼能上場打仗？這可怎麼辦才好哇？」

聽了花大娘的話，花明馬上搶著回應。「大娘您別愁，我問過趙老伯，他說我的年齡雖

